

鲤鱼精  
二次进藏记

□ 黄黎霞文 陈诗鲤摄



陈诗鲤2023年第三次进藏,在羌塘无人区留影。

刚入老年大学文学社时,微信群里一个叫“鲤鱼精”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,我总猜想这名字背后,该是位妖媚、温婉的美妇人吧,如此透着一股灵动和别致,直到上课时终于与人对上了号,才发觉名字与人的强烈反差——眼前是位个儿不高、皮肤黝黑、体态微胖的男士,已然70多岁。在同学处细问才知,他本名“诗鲤”,名字中有着父母当年寄予的诗意图期,“鲤”字很少用于人名,他十分珍爱,便取了个“鲤鱼精”的网名,颇有几分老顽童的俏皮。

这个名字与模样的错位,再加上写作班同窗的缘分,让我对他格外留心。下课铃一响,他总爱亮开嗓子高歌,十有八九是红歌,比如“百灵鸟在蓝天飞翔,我爱你,中国……”歌声不算悠扬,却字字掷地有声,带着未经雕琢的炽热。也有几次,我听到他在朗诵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,读到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,便微微闭眼,眉头轻蹙,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那份滚烫的眷恋里。这份纯粹的热忱,让我越发好奇他身上的故事。

后来,我听同学闲谈,才拼凑出他跌宕又厚重的人生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他作为老三届知青到鄞州东乡插队,一待就是10年。知青返城政策落实后,他来到一家乡镇企业跑供销,风里来雨里去,凭着所学知识和做事的韧性,业务扩展到了全国。后又自己凑钱办厂,那时,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那些年吃过的苦,他从不细说,历经人生的风雨,更显得他那颗赤诚之心的可贵。

最让我动容的,是他三次独自驾车进藏的壮举。为了顺利完成壮举,他还专门去学了打太极拳,以强身健体。

2010年第一次出发前,本来约好了三车七人同行的,可临近启程时,受各自家人干扰等因素,伙伴们纷纷打了退堂鼓。原来家人在搜新闻时,发现了3年前在通麦天险发生的一辆自驾车冲入了帕隆藏布江,造成的车毁人亡的悲剧。出发那天,老伴提着行李送他到楼下,却眼泪婆娑地拉着他的手不肯放,再次劝他别去了。他鼻子发酸,却还是咬了咬牙:“放心,我

一定平安回来。”那次他走青藏线,一路克服高反,闯过暴雨、落石,最后到了唐古拉山口5231米的路标下,十分激动地拍下自拍照以留念。这时,指尖已冻得发麻,而心里却仍燃着一团火。

2012年,他第二次进藏,换了滇藏线,穿越横断山脉的峡谷激流,在梅里雪山脚下看日照金山,在澜沧江边听江水奔腾,返程时还闯过了塔克拉玛干的流动流沙,在茫茫沙海中,看到几丛梭梭草,让他读懂了生命的坚韧。

2023年暑期,已是75岁高龄的他第三次进藏,这次他走川藏北线,深入羌塘无人区,看藏羚羊自在徜徉,又奔赴墨脱,弥补了前两次因风暴没去成的遗憾。

三次进藏,路线不同,却始终藏着他对中国山河的敬畏与热爱。

当我问他独自一人自驾游的感受时,他摩挲着手上的老茧,笑着说:“岁月不饶人,但心不能老。奔着耄耋之年去了,更要抓紧时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走得越远,心越宽;看得越多,更加热爱这片土地。”他说,道路不仅连接着山川湖海,更连着人群与人群、文明与文明,就像他年轻时鼓足干劲办工厂一样,都是在为这份热情添砖加瓦。

我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,他说,接下来将启动“追河之旅”,怀揣对黄河这一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深情,用镜头和文字做记录,积攒素材,到时出一本叫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的书。

目前,他已做好攻略,先是奔赴贺兰山,奔赴石壁岩画的邀约。他说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简朴笔触,藏着先民与黄河的故事。接着驰骋河套平原,看黄河“唯富一套”的麦浪翻滚,这样才会真正懂得黄河对于民族的厚重馈赠。再直抵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星星海——卡日曲溪流汇聚的湿地,这里是黄河最初的模样,清澈得像未被讲述过的传说。

呵,原来,这位历经风霜的“鲤鱼精”,骨子里藏着这样的诗意图与浪漫。他就像一尾逆流而上的老鲤鱼,在岁月长河中,闯过险滩,见过壮阔,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祖国的赤诚,活成了最丰富、动人的模样。

## 魂牵天一阁

□ 李亚儿/文 朱思盼/摄

于我而言,宁波的魂魄有两处,即民间常说的:“城内天一阁,城外白云庄。”白云庄的清风明月是有些散淡的,天一阁却自有千钧重量,在宁波人的心上,一立就是数百年。

我对它的全部理解,始于一个悲伤的故事。

说的是从前一位爱书成痴的女子,听说范家藏书楼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,珍本孤本汗牛充栋,便觉此生若不能登楼一阅,便是虚度。她千方百计嫁入范家,满心以为从此可与诗书为伴,却被族规冷冷拦住——女子不得登楼。那扇朱漆木门,竟成了她一生跨不过的槛。她终日望着楼阁的方向出神,后来抑郁成疾,芳华早逝。年少时听这故事,只觉得胸口发闷。天一阁在我心里,从此成了一幅蒙着薄纱的古画,美得庄严,也冷得疏离。

后来机缘流转,我竟在宁波定居下来。住处距离天一阁,不到两公里。闲时我常踱到阁外,看日光在飞檐的铜铃上碎成金芒,听风穿过古柏的簌簌声。有时撞见几只灰雀,在墙头啄食晾干的草籽,一跳一跳的。即便只是站在墙外,也能隐隐闻到一股气息——陈年墨香混着老木的沉味,那是时光自己透出来的呼吸,清冽,绵长,直往人心里钻。

兴致好的时候,我便买票入园,寻那假山上一块平整的青石坐下。石是太湖石,通身孔窍,爬满薜荔,藤蔓垂下来,风一过,便轻轻拂过肩头。坐在这儿,抬头是藏书阁的黛瓦与飞檐,檐角蹲着沉默的脊兽;低头是石缝里蜷着的苔藓,绿得湿润而浓烈。几只蚂蚁正驮着比身子大的草屑,在苔痕间缓缓行军。四下静极,只有风揉树叶的沙沙声,和远处偶尔漏进来的半声鸟鸣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了那女子的执念——阁里守着的,哪是一摞摞纸页?那是星河落地,凝成了册;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里,那盏不肯暗下去的灯。我几乎能看见她,默立于廊下,脖颈仰成一道执

拗而脆弱的弧线,目光紧紧焊在那扇永远不会为她打开的门上。而今我与她,隔着一百多年的光阴,站在同一方被屋檐切割的天空下。风穿过廊下,吹动了我的衣角,也吹动了百年前她那未曾移动的裙裾。

不记得从何时起,我的身份从一个访客,悄然变成了它的半个“说书人”。天一阁成了我待客的必选。儿子媳妇来宁波,我带他们走过幽深的回廊,脚下青砖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光泽,墙根苔痕晕开,像水墨在宣纸上渗染。我们都放轻脚步,怕惊动了阁中沉睡的旧梦。远方友人到访,我也陪他们来,讲那女子的故事,讲范钦辞官归乡、倾尽家财筑楼藏书的决绝,讲天一阁如何躲过战火动荡,守着一脉书香走到今天。看他们在“天一阁”匾额前久久驻足,指尖抚过木质纹理时,我心里会悄然涌起一层暖意——这是我们宁波的天一阁,是托着半部江南文脉的掌心。

一次偶然,我见到了范家的后人范女士。她穿一身素净棉麻,说话柔和,眉目间有种被书卷温养出来的宁静。那不是装饰出来的雅,是世代与文字相伴之后,骨子里透出的从容。她谈起家训,谈起藏书递藏的艰辛,语气平实却字字珍重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天一阁早已不只是一个楼——它是一个依然呼吸着的家族记忆,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骨。

如今,我还是常去。有时是清晨,园子里只有我的脚步声轻轻落下;有时是黄昏,夕阳为飞檐勾勒一道暖金色的边。累了,依旧坐到那块青石上,看薜荔的影子在风里微微摇晃,看天光一寸一寸漫过瓦垄,时光在此走得特别慢,特别轻。

天一阁的魂魄,早已化进宁波的风里。它是一座藏书楼,也是一座灯塔。如今,这光汇入了许多人的目光——像我这样常来的,有远道而至的,或是如范女士一般静默守护的。我们各自站着,以不同的距离和心境,与它相望。风过时,檐角的铜铃,会轻轻一响。

